

廿

國朝書人輯略卷十

震鈞輯

何紹基

字子貞號蠻叟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官

編修

何子貞太史工書無帖不摹尤喜臨爭坐位帖

協聯叢話

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

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
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

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三者余不甚
精不知深淺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
非時下諸人所及曾文正家書

太史平日博覽羣籍卓犖自豪雅量能飲工書考訂金
石補前人所未逮客與之言侃侃窮日夜非其心服雖
名公卿不苟推許而一材一藝之士或時蒙特賞國朝正雅

集小傳

何貞老書專從顏清臣問津積數十年功力探源篆隸
入神化境此冊書黃庭圓勁精渾仍從琅邪上掩山陰

數百年書法於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間不能有第二本

仲雲寶藏當覓精能手鉤摹上石使後世不獨寶重山

陰也

息柯雜著

何貞老書探源篆隸晚年尤自課勤甚摹衡興祖張公

方多本神與跡化此聯末著款爲石若所得筆筆有漢

人風味

同上

北海書與魯公同時並驅所撰書多方外之文其剛烈
不獲令終亦略相伯余於顏書手鉤忠義堂帖收藏宋
拓本祭伯文祭姪文大字麻姑壇記李元靖碑於李書

見北雲麾原石全本於番禺潘氏收宋拓麓山寺碑於杭州蒐得靈巖寺碑兩段於長清見古拓廬府君碑於崇雨船中丞處今復得此帖墨緣重疊可云厚幸竊謂兩公書律皆根矩篆分淵源河北絕不依傍山陰余習書四十年堅持此意於兩公有微尙焉

何煥叟法華寺碑跋

題坐位帖云模楷得精詳傳自張長史莫信墨濡頭顛草特戲耳欲習魯公書當從楷法起先習爭坐帖便墮雲霧裏未能坐與立趨走傷厥趾烏乎宋元來幾人解

道此

東洲草堂集

題周芝臺協揆宋拓閣帖後云一秋不雨冬不雪千林落盡聞飢鷹敝裘塵土無處洗命酒來招靡不承芝臺先生篤舊好容我散漫脫拘繩醉餘閒話到書律側筆吾厭虞永興因茲咫論令推闡大似魯國逢錢僧我言書勢至魏晉始著名姓分神能堅特古重碑版貴流美便利簡札稱法異方圓力厚薄大鑱巖石細楷縉豈宜一例規不朽空亭墨妙長登登南北書派各流別聞之先師阮儀徵小子研摩粗有悟竊疑師論猶摸稜右軍手腕怯碑版茂漪女子師資憑曹娥碑仿度尚格自安

小國如邾滕

曹娥碑度尚分書
右軍以真書仿之

李蔡堂堂不敢議鍾張

瑣瑣紛相矜神識鶴銘永陽誌俛視棐几高多層官奴

勝父語誠妄臭味亦僅殊淄澗王家未能伏庾謝大令

差可倣徽凝禊叙荒涼三百載已落方外蘿榛藤忽媒

越寺缸面酒來伴昭陵千歲燈歐顏褚李輩杰峙各抱

古法無因仍無如百卷晉史出羲之一傳天筆騰推爲

隸書冠今古從此規矩迷高曾南唐庸陋工附影趙宋

沿嚴來伏膺文皇藝祖兩英主同嗜輒美嫌嶮嶒官帖

彙集更叢僞混謬千載爲一朋大觀潭絳遂嗣出人間

萬本附驥蠅鯖生自幼稟庭誥每念心畫生戰兢欲從篆分貫真草恆苦堅弱任不勝先生聞言發長歎憂時

搔首髮鬍鬢命書此語附帖尾傾酒磨墨成層冰

東洲草堂

詩
鈔

猿臂翁詩云書律本與射理同貴在懸臂能圓空以簡御煩靜制動四面滿足吾居中李將軍射本天授猿臂豈止兩臂通氣自踵息極指頃屈伸進退皆玲瓏平居習書頗悟此將四十載無成功吾書不就廣不侯雖曰人事疑天窮同心忽遇二三子篆分隸楷各殊工皆用

我法勝我巧不可傳法可公惟當努力躡前古莫嗤
小技如雕蟲烏乎書本六藝一斬進於道養務充閱理
萬端讀萬卷消長得失惟友躬外緣既輕內自重志氣
不一非英雄笑余慣持五寸管無力能彎三石弓時方
用兵何處使聊復自呼猿臂翁同上

覃溪論書以永興接山陰正傳此說非也永興書欹側
取勢宋以後楷法之失實作俑於永興試以智師千文
與廟堂碑對勘格局所判一端嚴一佻雋消息所判明
眼人自當辨之至其意味不惡又爲文皇當日所特賞

遂得名重後世若論正法眼藏豈惟不能並軌歐顏卽
褚薛亦尙勝之余雖久持此論而自覃溪春湖兩先生
表彰廟堂致學者翕然從之皆成榮咨道之癖余不能
奪也允臣世兄酷嗜余書一日得廟堂古拓欣然持示
且云近日方肆力習之其帖果佳然翁李之說余不敢
苟會也適允臣屬書此卷輒走筆吐所欲言並占小詩
奉粲幸祕之勿令它人見也眞行原自隸分波根巨還
求篆籀蚪豎直橫平生變化未須欹側效虞艾咸豐丁
巳中秋節前一日漫草於都門米市胡同之寓齋爰叟

何紹基

真蹟亦見東洲草堂詩鈔

何編修紹基工書有重名達官富商齎金幣求之往往弗得嘗之永州訪楊翰距城數里忽覺飢倦因憩村店具食時資裝已先入城食已主人索餞紹基無可與請爲作書主人不可乃質衣而行楊翰聞之笑曰何先生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

瞑菴雜識

曾國藩

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大學士

兩江總督諡文正

吾讀孫子至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曾文正日記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旣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同上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同上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今定以閒架

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丰神師虞永興而輔之
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海按當作朱
巨海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爲成體之書同上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缺一不可同上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
劍快戟龍擎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
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但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
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
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同上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
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

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體
驗因爲四語曰骯屬鷹視撥燈嚼緘欲落不落欲行不

行同上

作字之道二者並用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
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
著力則右軍所謂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謂如
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可亦猶古文家所謂陽剛之美

陰柔之美

同上

余之書勢應以斗跌刷縮四字爲主

大抵寫字止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決不可易之理

曾文

正家

訓

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卻閒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鑪亦爲閒架欠工夫有志莫遂

同上

梅植之

字蘊生江蘇江都人道光己亥舉人

君書跌宕迺麗頗宜觀者然煅煉舊拓必見其血脈所
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腕下則非觀者所能知吳熙載
與君同冒江左遺法所得至深醇而持論每不敢先君

藝舟
雙楫

何紹業

字子毅子貞之兄

子毅世丈與子貞孿生兄弟筆墨超拔流俗幼年卽著

名壇坫善書嗜琴

息柯
雜著

姚配中

字仲虞安徽旌德人

君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字執筆之法又和余論書次東坡韻五言十四韻實如受親法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來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流無與比者藝舟雙楫

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燈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